

## ◆儿女情长

## 我爸我妈

鄢钱芳

“叫你打电话时声音小一点，小一点……小绵绵刚睡着就被你吵醒了！”妈妈气恼地说着爸爸。

“知道了知道了……”每次被妈妈一说，爸爸就点头说好好好。

“爸，你去外面抽烟，味大。”有一次吃晚饭，爸爸吃完后坐在旁边休息抽烟，我就提醒他出去抽，可能声音有点大，我妈就不乐意了，“没大没小，他是你爸，怎么跟他说话的呀？”我无语，心里直嘀咕：刚才你不也那么大声地说他了？但我妈就是这样，我爸她怎么说都行，却不许我们说。其实我们也没说什么，都是我妈在说。我爸这人特别和蔼可亲，跟孩子们关系都很好，我们之间说话一直比较随意。

以往爸妈没少吵架，但他们从不会故意伤害对方。我们家有三个孩子，上有老下有小，爸妈负担太重，但他们从未抱怨过，靠着勤劳的双手，打拼出富有余足的家境，按农村的说法，算得上是大户人家。现在我们姐妹仨都已工作，爸妈本应该好好享享清福，过过二人世界了，可他们还是闲不住，爸爸辛勤工作，妈妈操持家务，发生分歧时，一个比一个嗓门大，可没一会儿功夫就有说有笑了。

我妈常说，她吃过很多苦，唯一幸运的就是跟了我爸，我爸对她一直都很好，不但会赚钱，还不打牌、乱喝酒，为人正直，对家里人都很好。一说起我爸的好，我妈就有说不尽的

好话。尤其是最近几年，我妈常跟我们说，就算对她差点都没关系，但一定要对我爸好。说我爸也是苦命人，从小就没有了爹；说她嫁给我爸之前，我爸脾气特别不好，都是她管着才慢慢改好了。确实，我爸这人有点怪脾气，年轻时谁都不服，只服我妈。

据说，当初我外公看不上我爸，不准我妈跟我爸来往，因为那会我奶奶家特别穷，家里孩子又多，外公想让我妈找个家境好点的人家。可我爸看上了我妈，特别喜欢她。为此，他就跟我外公家“杠”上了，不论刮风下雨，任劳任怨，为我外公家义务干了三年活，胶靴走坏了十几双。外公同村的人都被我爸打动了，帮着劝我外公，说这么勤快的好小伙，不好找啊！后来……后来，当然是我爸如愿以偿了啊。

现在我妈每天哪怕再晚，都会等我们一起吃饭，每天精心给我爸准备好第二天工作要带去的午饭菜，如果我爸忘记带了，她就会亲自送过去。当然她每天也会骂他，叫他少抽烟，催他早起早睡，做他喜欢吃的饭菜。我爸呢，很早就给我妈买了份保险但没给自己买，现在每天都会打电话给我妈询问家里的情况，其实也没什么好问的，他每天下班都会按时回家。

我爸我妈就是这样，他们的感情从不显山露水，却把爱渗透于每一个日常细节。

讲真，我觉得这样的生活真好。

## ◆少年笔记

## 歉疚

胡天

“你考了725分。”这是在中考成绩公布当天，爸爸对我说的第一句话。

我呆呆地坐在床上不知说什么好，因为这意味着我要到乡下的省示范中学读书了，不能像以前每天可以回家。

爸爸将公文包放下便走进了房间，看到我这副样子，问：“怎么了？”我摇着头，不做声，眼睛一直愣愣地盯着眼前的白墙。

见我不愿说话，爸爸大概明白了什么，他略为沉重地叹了口气，似乎是为了安慰我，“没事，乡下其实也不错，可以锻炼独立生活能力。”我转过头看着爸爸，不敢相信他竟然会说出这种话。毕竟，在以前，他就是一直让我考县城中学的，我也曾问过若是考不到县城中学该怎么办，可每一次听到这句话，他的脸色就沉下来不言语，久而久之，我也不再问了，心里也一直以为除了考上县城中学就没有别的路可走。眼下听到爸爸这么说，不知为何，心里竟生出一种酸涩的感觉，觉得很对不起父母对我的期望。

妈妈回来了，似乎没发现我的异样，“怎么样，考上哪所学校了？”听她这么问，我内心免不得又是一阵酸

楚，语气干巴巴地说：“去乡下了。”妈妈有一瞬间的惊愕，笑容僵在脸上，但很快就反应过来，连忙说道：“没事没事，乡里学风非常好，是读书的最佳选择。”听到这句话，我终于抽泣起来。

我非常清楚父母对我的关爱，他们希望我在县城读书，是为了可以天天看到我，让我享受亲情，让我与弟弟都不孤单。他们都那么期望着，在学习上也尽全力支持我，可结果我却并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。

一时间，房间里只听得到我的抽泣声，半晌，爸爸终于开口了：“真的不怪你，没关系的，人生并不是所有事都能如意，就像这次你觉得没考好，真的没事，人生有很多次考试，一次失败并不代表什么，只要你是真的努力了，不管结果如何，爸爸都不会怪你。”我回了一声：“嗯。”

听着爸爸的话，我感觉不是他平时的那种语气，瞥了他一眼，发现他的眼眶里噙着眼泪，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。看着他的样子，听着他的话语，我的心情好了许多，心里也在暗暗发誓，未来一定要更加努力。



秋日

余天敏 摄

## ◆流年碎影

## 天光复生

吴梓瑶

那些年，每周六，父亲都会骑着电动车载我回老家。对一个孩子来说，从城里到乡下的那五十分钟的车程太漫长了。我有时着急，便问父亲还有多少路，他总是说：“快到了！”但蜿蜒的路，总是看不到尽头。为了给自己一个盼头，我开始记“路标”——有一户人家门外立着高高的碑，上书“韩家冲”，我记住了；乡下正修路，劈开了十几米高的小丘，我管那段路叫“大峡谷”；转过曲折成九十度的乡村公路，有一片方方正正的荷塘，总停着一只破了底的小木船，我也记住了……它们都成了我心中的“里程碑”。

2009年暑假，电视台里滚动播放着日全食的消息，说此次日食将会覆盖大半个长江流域，是百年难得一遇的观测机会。就我所知，日全食包括初亏、食既、食甚、生光、复圆几个阶段，全程大概有一个小时。可令人遗憾的是，这一个小时恰好与我们返乡的时间重合，而乡下多树木，并不适合观测。为此，我向父亲发脾气，说要留在城里，看一场完整的日全食。可父亲并不能理解我的执着，在他眼里，天文奇观哪有老家重要。

那天早上八点半，我被拎上了电动车后座。清晨的风微微吹去了暑气，街上的人格外少，我坐在车上想，人们大约都去了空旷的广场，戴上专用的观测眼镜，准备欣赏奇观了吧？而我此刻正与他们渐行渐远。想着想着，不禁有些委屈，也对父亲的蛮横生出怨恨。

大概九点多的时候，我们过了“韩家冲”。天色明显暗下来了。自出发起，我就同父亲怄气，期望他的电动车能顺从我的心意，掉头返回，可直到道路两旁的高楼越来越远，眼前的农舍越来越多，田野在眼前豁然打开时，我才确信，自己与这轮史无前例的大日食擦肩而过，已成为板上钉钉的事。

天愈来愈黑。电动车飞快地掠过“大峡谷”。周边的一切笼罩在“夜色”中。乡村夜景并不

是我这个年纪的人所喜欢和想了解的事物。记得有天晚上，我闹着要出门，但四下里没有光，手电筒微弱的光芒几乎可以忽略不计，却有四处游荡的恶犬，藏身于漆黑的道旁。我哪还敢出门？只能窝在土屋里。而看起来并不坚固的房子并不能给予我想要的安全感，墙角的土层年岁已久，扑簌簌地往下掉渣。那一撮撮的渣土，每落下来一次，我的心就要颤栗一次；每一次颤栗，都让我想逃离得更远。

天光被“蚕食”殆尽时，乡村公路两旁的人家断断续续亮了灯。一位老太太蹒跚着搬出一个小坐凳，放在自家小卖部的门口，攥着一把破蒲扇，缓慢地坐下。猫狗惊惶的叫声此起彼伏，又很快归于安静。往日那些熟悉的草木此刻被黑色覆盖，道旁高大的树木投下阴影，路灯正一个接一个亮起，橙黄色的光显得浑浊而不可靠。我依稀看到了那方池塘里的小破船，它仍是那么破，船底的积水在灯光下悠悠地晃荡。

父亲的白衬衫兜满了风，膨胀出一个饱满的弧度。我抓紧了他的衣角。一瞬间，我脑子里冒出许多纷乱的想法，先前的汹涌而至的畏惧、委屈、气愤、惋惜此刻仿佛完全溶解在一起，他们混合成一种奇怪的兴奋。这种兴奋并非因为日食，更不是因为这段旅程。而是因为那一刻，我突然意识到，很多结局明确的事情，并不一定具有我们期待的那些效果。那些不确定的过程，往往比结果更令人惊讶、惊喜。

我不顾专家们“不要用肉眼观测”的叮嘱，抬起头来。我毫不费力地看到太阳被吞噬殆尽的一幕。

我在风中大声喊：“爸，还有多久才能到？”

父亲回答：“快到了！”

这一次，我没再对他模糊不清的回答感到不满。

不久，天光复生。光线刺破无边的黑暗，洒向大地。路灯一盏一盏熄灭了。我抬眼望去，老家的土屋就在下一个岔路口。